



“障碍”边界变大，困住 2000 万 A 娃

在一个高度依赖自律、规划和准时守约的现代社会，ADHD 特质所面临的挑战被空前放大，使得更多人的“神经发育多样性”暴露在问题区域。

□记者 | 黄 祺

网络大 V 罗永浩的“科技春晚”迟到事故，让 ADHD（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）再次受到关注。ADHD 被简称为“多动症”，当一个成年人说自己得了“多动症”，通常会被视为“笑话”，是给自己某些错误找的理由。

从儿童期被误解的“熊孩子”，到成人世界可能面临的“不靠谱”指责，ADHD 个体面临的是一场贯穿终生的、自身特质

与环境要求的磨合。

现实中的 ADHD 孩子和他们的父母、老师们，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缺陷是个“笑话”。相反，他们挣扎在公众误解、教育评价标准单一、社会竞争激烈的真实环境中，备受煎熬。

中国估计有 2000 多万 ADHD 儿童和青少年，如果按照发病率 6.4% 左右计算，中小学每个班级几乎都有 A 娃（明确有 ADHD 症状的孩子）。

上图：他们挣扎在公众误解、教育评价标准单一、社会竞争激烈的真实环境中，备受煎熬。

他们身上的特质有的轻有的重，但基本都会直接影响到学习成绩、社交和适应环境的能力。而学习成绩好不好、是不是遵守纪律以及好不好交流，是社会评价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指标。

社会压力重塑着“障碍”的边界，在一个高度依赖自律、规划和准时守约的现代社会，ADHD 特质所面临的挑战被空前放大，使得更多人的“神经发育多样性”暴露在问题区域。